



論語

卷之六
卷之十

口 12
3567
2



門 口 12
號 3567
卷 2

論語卷之六

先進第十一

朱熹集註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於禮樂者。謂用禮樂也。若曰先進。禮樂後進。則禮樂以有二矣。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

卷之六

論語集註卷之六

朱熹集註

朱熹集註

昭和41年12月20日寄
原安三郎氏贈

41- 9299

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如用之若猶云如吾之用之也就言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

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

所不說悅說音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吾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

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

母昆弟之言間去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

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

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

也則止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

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

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棺。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

慟之哀
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
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音扶
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
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

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
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

後於四書 論語集言卷六

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閭侃音義見前

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論語集注卷六

言不安發發必當
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
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
而不足於中和故
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
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
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
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

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
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愈猶
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
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
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
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

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

而附益之聲為去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據奪其君刻剥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

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任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轂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入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

多而卒傳其道乃貧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嘖

嘖五且反

嘖粗俗也傳稱嘖者謂俗論也。揚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中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既道言有不能安貧之理是亦庶乎可包厚矣況然於貧而能安是自然難也言少說更拙出言之故注以又能字作折

才哉之明是也才天資好非窮理盡天之功聖人取他處謂有此才哉之明不用之於利事而用之於窮理則自能安天則安矣有不之云云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屢中屢中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

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入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魯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

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舟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

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汝女音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

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

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擊乎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

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入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

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未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入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入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

也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反

曾。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以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汝則汝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鐘音僅比必上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是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

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端者
 端服章甫禮冠相質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鉦爾舍瑟而作對
 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
 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鉦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
 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
 故孔子先問求亦而後及點也希間歌也作

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
 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
 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
 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
 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天欲盡處天理流行
 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
 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
 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曾次悠
 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
 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
 未者其氣象不作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
 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
 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

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扶夫音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

五六七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在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

故孔子不取。曾點任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

蓋論學者用切則克
復意為為論學地
位則克復一事為精

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曰克己，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

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外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卷之四 論語集注卷之六 仲弓問仁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怨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淵

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修林四書 論語集注卷六 十一 山崎嘉實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久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懼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

向雅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扶夫音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出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後及四書 論語集注卷六 十一 山崎嘉實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待已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

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蘇蔭路反愬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

所謂剥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揚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

先？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而○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

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

羊之鞞鞞其鞞郭反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其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
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
九公取其一二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
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
專行徹法欲公
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
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坐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
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歛為人

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
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
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
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
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弊寡。則貉不可
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
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
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

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
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

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
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
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
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
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
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
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
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
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
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
自信之。故也不留
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
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
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
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
難。而以使民
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

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

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

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

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

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

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文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克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

德脩慝辨惑。

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切於為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平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是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靡盬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

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故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

人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之仁之施知人之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達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去此則一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

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始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

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持學者之務實是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

讀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

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處反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

先

衛君謂出公輔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聲去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瞶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

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揚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去使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

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富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而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論語集注卷之七 子罕篇第九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
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
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

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致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論語集注卷之七 子罕篇第九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

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孔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微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

冉有上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

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定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

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遠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殺賊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在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輝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辟曰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乎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

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

謂士矣

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其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

弟焉

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
人。何足算也。筭。所交反。算亦
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
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
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故夫子以
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
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
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

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
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
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
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
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
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
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狂者又不可
可得。欲得不肖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
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
以作巫醫。善夫。恒。胡登反。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
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

恒有無不惟術
不係之而承辱
且係之矣

子稱其言
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上
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

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

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好惡進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惡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

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

泰君子循理故安節而不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

泰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達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

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

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暮月二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十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糧也邦有道不棄者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糧皆可恥也憲之猶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弄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伐勝伐自矜怨忿根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仁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慾。惟仁者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己。己私以復乎禮。則不欲不道。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

行言孫。行孫也。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

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

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臧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稷春秋傳作饒，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

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稷比當世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裨諶。時林反。

禘。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

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彌。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入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樂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

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魯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

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

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卷之四言 論語集注卷之四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及禮和之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文應而又節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亦成矣然而語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能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也

卷之四言 論語集注卷之四

信於四書
論語集注卷之
三
山崎嘉樂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
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
衛人文子為人其譏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
故當時以
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
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
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
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
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
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
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
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中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
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
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辟邑以示
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
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
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
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揚氏曰

論語集注卷之
三
山崎嘉樂

武仲里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黝反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雖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

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入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落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卷之四書 論語集注卷三 子貢問

伊尹四書 論語集注卷二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免僕士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蓋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夫音扶下。同喪去聲。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德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卷四

論語集注卷二

二

論語集注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疆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

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
 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
 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
 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
 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
 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
 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
 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
 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
 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
 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

人。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
 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
 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
 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
 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曰：省之，則庶
 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後世四書
論語集注卷一
三十一
山崎素良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
者出
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故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
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已常
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
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
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
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
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
使者知之而未
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專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
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
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
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
過者欲有餘之詞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

委反四書

論語集注卷一

三十一

山崎素良

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向者。以此

○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

則不暇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

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揚氏曰。君子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君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離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

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事達矣

論語集注卷之六 子貢問曰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太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

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句

天下無道而隱者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木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

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

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

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

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

以揭起。例反。

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

修本... 言言... 三...

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正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未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

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

委反... 論語精義卷一... 三...

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入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己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

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

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便勿踣踣然

後亦四書
論語集註卷之八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

關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其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資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

朱熹集註

未學而去之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者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

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輔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魯子不待

論語集注卷之四 山陰黃氏

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
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
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
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
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
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于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
已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
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
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

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 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
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
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
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

哉行篤行不之行 去聲 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
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

論語集注卷之四 三 山陰黃氏

狄二千五
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

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
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
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
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
信篤敬而蠻
類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
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

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
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
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

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鱗。如矢。言直也。史魚自
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
稱其直事
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

則可卷而懷之。

言言身身
詩書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竊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謹以成

後移四書
諸言集意卷八
五
山以書

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於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樂則韶舞

取其盡
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

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卑聲

修本區書
論語集注卷之八
此章

竊位之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

矣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
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

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

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文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

論語集注卷之八
此章

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

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乘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

後校四書 論語集註卷一 九

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哉其所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

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夫音扶

揚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穿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

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

焉好惡並去聲

揚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入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入

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

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鋤在

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餒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傳本四書 言言集言卷一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
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殺身成仁。非為仁所陷。我見仁之重於生而舍此存彼耳。然於我之所以為生若則渴全而不飲。

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故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所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委反四書 論語集注卷一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詞取達意而止。不以下富麗為工。

○師冕見。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通反。

師樂師。執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之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者。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警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臾音俞。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

於顓臾

見賢。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

為夫音

東蒙山名。先王封禪，於此山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禪與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輔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匣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可得不在其責也。

傳抄四言
言言其意者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

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爾。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

卷之四
論語集注卷之四

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

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猶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齊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

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此過如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

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

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諫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不可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

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

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音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

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

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躁音寵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

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

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必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

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所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

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畜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畜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

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反。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讓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

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

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

脫子四。字。

論語集注

三

卷之三

其言曰富貴不害其德

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言其久而多言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賢者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著。其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

與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一篇錯簡。誠不以富貴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句。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君子之自行道。豈為後世之名。然名者。君子之所共。而名不稱也。後下篇多闕誤。君子处世。宜知所輕重。不同於流俗。而有所異於人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

子於夫子。父子之親也。則家庭之間。必有異教。子而有異於衆人之所共聞。而獨聞之。夫子者子。

尤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

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

而學詩。

詩本人情。該物理。學之者。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其為教溫柔。敦厚。學之者。心氣和平。則無急躁之失。故能言。不學詩。無以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

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

此章。孰聖人教人之法。見大公無私之心。

禮

禮有三千三百節。節文。度教之詳。其序截然而不可亂。學之者。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
之惑。其為教。本原莊敬。學之者。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故能

聞斯二者

要見詩。禮。夫子所雅言。弟子所共聞。何有異聞之意。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通。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二。聞詩。聞禮。

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非也。能扶成人居立德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

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

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

此稱謂之當于異國者也。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謂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

也

一說。張氏曰。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妻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妻為夫子。如魯惠公。晉平公之為。夫。婦人倫之始。閭門。禹化之源。况邦君之妻。尤國之母儀。非常人比焉。其於稱謂之際。可苟焉而已哉。

論語卷之八

陳亢於詩禮。非前此所聞。但聞此而益知詩禮之學。可遠其子者。以為夫子有心於遠其子。他始以私心度聖人。及聞伯魚之說。而又以為私則私意亦忘耳。

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滕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也。

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揚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未甚相

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

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

於度反焉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本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眾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下天下無不可有為之時。

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備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

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魯大夫趙氏之中年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不自白乎。涅而不緇。

磷力刃反。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流已。揚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知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女音汝。

下同。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折。好色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力不好學。其蔽也瘁。

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者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蹕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

小子弟一詩之所言有四方之風天下之事今古治亂得喪之變以至人情物態微無不載故誦讀誦讀身力行則其益不淺矣

詩可以興

感發詩有美有不美如三南即衛故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而懲創逸志見其美者令人興起而感發善心須是反覆讀使詩字心相字入自然有感發處志意

此章言詩之教大有益于人見詩之益于人先言已下言詩之有益于人先言一益

可以觀詩之所言有美有利其情觀其所美者何在所利何在及而考之於已可行如其所美則己之得可見矣其所利則己之失可見矣

考見考見已得失得失

可以羣和以處眾曰羣。人易流若情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附和。非處眾之道。詩人之情於知樂之中不失莊敬之意。齊于指性而溫厚和平。然止于禮義而事當流矣。故善學詩者必知而不流所以可以羣也

和而不流

可以怨憂于已而怨。人難別者氣若怨而怒則至不可救而失怨之本意。詩人之情於悲憤之內猶存忠厚之心。允詩之所發利者固不免於怨然之正乎禮義而不失其溫厚和平之意。故善學詩者則怨而不怒所以可以怨也

怨而不怒怨者人情所不免蓋古人不幸而與人倫事莫可善想而寄至痛於微言以不怨怨其親一悔悟此人情之至切而天理之至直者怨何可非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愛居之心可以資事君也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考舉重而言。子居臣人倫中之大者

論語之言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首。若苟於此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有以考見其情。失而於事不惑。和而不流以知群。居之常怨而不怒。以怨人情。孝父忠君而人倫之大若無愧。博物洽聞而物之小若不遺。詩之為益不既多乎。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步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且如置此兩椅。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而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壁
窬。喻墻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慝註讀作
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
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
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
深惡之。詳見
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
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
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由聲

鄙夫庸惡
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
而已。○胡氏曰。許昌斬裁之有言曰。士之品
本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
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
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
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許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太闕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

不如此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言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

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

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

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

已矣

鑽神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柰柘之火秋

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巳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無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取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水奉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菘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緜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
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
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取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跋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訛上者。

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

同惟惡者之惡。如字。訛所諫反。

訛。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訛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徼。古。堯反。

知孫並去聲。許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揚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

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

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莊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

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伴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

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

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

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聲焉於

度反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

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

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

朝孔子行

饋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以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

之言

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

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溺乃歷反

卷之四
論語集注卷之四
山崎素良

二人。隱者。耕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平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

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吐乃反。辟。去聲。耒。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耒。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委反四書

論語集注卷之四

八

論語集注

惘然猶張熟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以
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
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
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
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
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

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

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蓀徒弔反
植音植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辯也五穀不分猶言
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

植立之也
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
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

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

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
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

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

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愛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

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大佑同窳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

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

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與平聲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必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甚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

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故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趣不汗則同其真心告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隱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言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

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故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繼之。

○大師執適齊大音

大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

亞飯于適楚。三飯綵。適蔡。四飯缺。適

秦飯扶晚反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于。綵。缺。首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于漢鼗徒

播。播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少去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一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鳥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

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

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

夜叔夏李隨李駒

駒鳥

或曰成主時人或曰宣主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

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學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按輿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九

及四

卷之九

九

九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投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

論語集注卷十 一

則庶乎
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度反。亡讀作無。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

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

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

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

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

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

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揚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未。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

已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類。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後世四書 論語集註卷下 二 山房集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焉於虔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之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

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者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資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葬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

常自警者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

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

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

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

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曰：譬之宮

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上高且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與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

論語集注卷一

備。直感物如此。

堯曰第二十

凡三十一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當諸侯之辭也

卷之四書

論語集注卷十

十一

白帝集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一也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字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詞。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

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

心焉

興滅繼絕謂其貴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年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

委反四書

論語卷之十一

十一

論語卷之十一

則說

悅說音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汎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而不貪。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而不貪。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

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
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
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費芳味反焉於度反出去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與則是其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亦不懷其惠矣頃封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刑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

以繼帝王之治則天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身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中學者必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

念

不誠言無以入也

不誠言無以入也

子曰不誠無物

論語卷之十

